

歷代刑法考

明大誥峻令考

刑法考

明祖當元代法紀廢弛之後人多徇私滅公因嚴刑以懲戒之蓋欲風俗之移易也其峻令之著于大誥者多出於律外自序云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卽至然則風俗之未能移易重刑云乎哉茲從大誥分條錄出以見一時之法令如此云

族誅

所在有司濫設無籍之徒四業不務惟交結官府捏巧害民指稱的當幹辦管幹名色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律有常憲亂政者斬所在官吏并非吾良民者搆此非爲姦狡百端令吾良民受害今敢有仍前爲非者的當人管幹人幹辦人并有司官吏族誅

按濫設官吏律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此以其亂政而加

重然姦黨律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爲奴雖前人已議其殘刻尙非族誅也此則視亂政爲尤重矣

凡在官之物起解之際須差監臨主守者若是布政司府州縣不差監臨主守故差市鄉良民因而賣富差貧許市鄉年老耆宿老人及英壯豪傑之士將首領官并該吏幫縛赴京若或深知在閑某人或刁狡好閑民人教此官吏一發幫縛赴京來有司官吏精日是誥勿墮此憲敢有故違族誅之

按賦役不均律放富差貧那移作弊者當該官吏各杖一百此應科差而那移者也轉解官物律凡各處徵收錢帛買辦軍需成造軍器等物所在州縣交收差有職役人員陸續類解本府若本府不卽交收差人轉解勒令人戶就解布政司者當該提調正官首領官吏典各

杖八十此不應差而勒令者也與此條故差市鄉良民者雖不甚相符然罪名不應懸絕若是明祖之意特惡其擾民故用此重法耳

一切閑民信從有司非是朝廷設立應當官役名色私下擅稱名色與不才官吏同惡相濟虐害吾民者族誅有司凌遲處死

按亦濫設官吏之類因係閑民害民而用重典然害民之事輕重不等一概族誅太無區別觀容留濫設條似此條閑民亦指罷閑官吏而言故其法特重

此條之目日閑民同惡

指揮林賢胡黨法司問出造反情由族誅了當 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賢於京師大中橋及男子出幼者皆誅之妻妾婢之

按蓋用叛逆律尙非法外加重 男子出幼者誅似不及歲者尙不在駢誅之列

民拏害民該吏正官首領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當者其家族誅

按此條何房吏作弊許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壯豪傑者將何房該吏拏赴京來意在使貪官汚吏盡化爲賢意非不善然恐流弊愆多一阻當而卽族誅較之前編第四十六條耆民赴京奏事阻者論如邀 實封律 斬爲更重以情法而言其阻當根因大有區別未可一律論也

常熟縣陳壽六爲縣吏顧英所害率弟與甥三人擒其吏執大誥赴京面奏賞鈔三十錠三人衣各二件更勅都察院榜諭市村其陳壽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敢有羅織生

事擾害者族誅捏詞誣陷陳壽六者亦族誅

按此因如誥擒惡故特厚其賞並懸此重典以底之也  
究之羅織誣陷情各不同自當分別論之

又按族誅卽秦夷族之法也自漢以來非叛逆無用此  
重典者明祖意在懲惡未免作法于涼其後成祖屠戮  
忠良率用此法可慨也夫

### 凌遲

金吾後衛知事靳謙事頗不律數犯以爲常命斷事官稽  
衡卷宗一衛卷宗十不存一又令妻妄擊鼓以訴覈之不  
實朕親問之謙不以卷宗奏答卻言斷事官誹謗朝廷試  
將與斷事官對向委實謗言於是凌遲處死 謙未任之  
先軍七千餘自謙到任增八千餘其一切賞賜月支其數  
浩大謙盜賣倉糧數多剋落月支并賞賜其數亦浩大故

不立案必欲支吾

按此條之目曰沈匿卷宗而本文曰故不立案則尙非沈匿之謂也磨勘卷宗律各衙門文卷隱漏不報磨勘者罪止杖八十有所規避者從重論此不立案爲盜竄剋落起見有所規避也從重計贓論應按監守盜律凌遲則法外之刑

閑民擅稱名色有司凌遲

按見族誅一切閑民信從有司條此等似因其亂政而特嚴不專在害民也

蘇州府知府張亨知事姚旭被假千戶沈儀齎僞造御寶文書至府不行比對勘合承接即便當廳開讀行下屬縣意在通同擾民作弊沈儀并伴當四名凌遲處死知府知事梟合

按唐律偽造皇帝八寶者斬明律無文惟詐爲制書者皆斬似偽造御寶已該其中沈儀與伴當皆凌遲蓋不分首從也至知府知事不過受其朦朧乃云意在通同近於莫須有矣後容留濫設條稱張亨等將屢犯在逃黥刺之吏分付常熟縣恭充縣吏結黨下鄉虐民或不  
僅因沈儀一事

建昌縣知縣徐頤夏稅違限不納暗令納戶赴倉虛買通關事發刑部差旗軍提取本官將刑房吏隱藏暗圖賄賂接受鄧子富等三名鈔四百餘貫脫放各人卻令刑房吏徐文政抄批支吾是後官吏潛於後門往來各軍等候日久不見提到每日止於縣前伺候忽見徐文政挈住欲同赴京本官發怒故將各軍羅織搶入縣廳跪問誣以直行正道於縣門下監鎖內三名脫歸面奏本官聞知纔將軍



人疏放及提本官又令弟徐二舍會集老人七十餘人赴京妄訴官有政事如此姦狡百端凌遲示眾

按收糧違限律罪止杖一百此因其受鈔脫放提取之人並將旗軍監鎖故法外加重第旗軍奉差出外其倚勢作威在所不免其面訴之言未必皆可信以一縣令而敢鎖刑部旗軍非情事迫切卽係有風力之人恐受鈔等項情節皆不確實也況此案論罪以受鈔四百餘貫爲重按明律枉法贓八十貫絞雜犯徒罪遽擬凌遲殊懸絕矣

松江府知府李子安爲旗軍傅龍保等十五名到府抄札犯人計三家財提取贓吏夏時中等三名比對勘合之後李子安不與旗軍知會私自將計三家抄札剋落家財作弊又將夏時中等三名受財賣放各軍欲帶該吏張子信

赴京同話本吏將鈔十貫相送被各軍送到本府封記李子安慮恐各軍發其姦貪帶吏典阜隸人等搶奪該吏同去將旗軍傅龍保等十二名收監又三名走脫李子安與守門鎮撫閉門邀截回還鎖禁五十餘日朦朧妄申都察院定奪又將旗軍解赴府軍前衛以致事發淩遲示眾

按此因抄札不知會旗軍遂誣以剋落賣放其將旗軍收監必別有故治獄者匿不上聞耳此獄恐尤冤 觀

此可以見當日旗軍之橫 太祖時所用探文吏開擠

詹微陳甯陶凱輩後率以罪誅未必非治獄不平之報

江浦縣知縣楊立爲旗軍到縣追徵胡黨李茂實鹽貨與給事中句端面約故不答應卻用掌記書寫事情差阜隸至句端家句端備寫緣仍令阜隸將回傳遞消息別無上司明文卻稱我於給事中處討得分曉來了如今不要追

鹽每引止折鈔四貫如此結交近侍欺罔朝廷凌遲示眾  
句端處斬

按交結近侍官員律皆斬句端依本律楊立加重 此  
條明律前人有議其殘刻者今雖仍之然久不用

德安縣丞陳友聰通同里長唐祐等欺隱茶株不行踏勘  
接受本人羅絹布共十匹鈔八十貫本府帖下二十七次  
抗拒不服府委推官坐提會集吏典弓兵里長茶戶周鼎  
等三十餘人將推官等搶挈入縣喝令打死勿論隨卽幫  
縛杻枷拘監卻寫奏啟本差典史等管押陳推官等九名  
赴京遮掩前非反至憲司差喻承差同本府知府同去追  
提又會集周鼎等將門把住自執鐵叉拒敵肆惡如此凌  
遲示眾

按此案計賊雜犯絞罪應擬徒五年其毆本府推官以

毆首領官論罪止滿徒惟將推官拘監及拒敵本府爲出乎情理之外然凌遲究屬太過

萊陽縣丞爲句軍事府帖十一次下縣催句坦與兵房吏劉英等受贓一百貫不行挨句及本府差典吏董志等到縣提句卻誣董志等馳當道入正門枷杻赴京聞本府具奏纔將軍丁張玉山句解搪塞凌遲示眾

按此案計贓雜犯絞罪止徒五年本府差吏提句亦常事何必遽誣以罪恐所謂馳當道入正門原非誣也特事不得白耳凌遲冤矣

崇德縣民李付一等充本縣里甲爲起夫擾民生理二次牌句抗拒不答俱各在逃本縣批差甲首王辛三句喚李付一設計王辛三飲酒醉後將本人作害民甲首幫縛赴京稱王辛三騙我羊酒飲喫如此誣誑各人凌遲處死

按此按誣告反坐罪止於徒衡情亦不爲重遽用重典  
不甚可解 既各在逃何以又與甲首飲酒又縛甲首  
赴京此案情之可疑者

松陽縣民楊均有與葉惟宗冤讐將葉惟宗姓名寫狀告  
其兄葉允名係積年老吏弟葉允槐係逃軍及至法司差  
人將帶原告勾提被告對問原告已在逃承差人詣本處  
將原告姓名及被告人數照名提至松陽縣熟視非是帶  
去原告及法司審問葉惟宗曰不曾赴京告狀今所告之  
人係惟宗兄弟與我無讐可告法司以聞特命釋之惟宗  
出獄見鄉中熟識楊桃兒曰將你名字告狀約係是楊均  
育將伊母葉死圖賴告我我於通政司前拏住搜出本人  
身上狀單一紙係是你的名字告狀本人因同赴都察院  
問招明白凌遲處死

按藥母圖賴此律應凌遲者

此條之目曰  
說名告狀

樂安縣知縣潘行與本縣周公煥先在監爲同堂生員公煥任太平府同知丁憂回還有叔周德泰原任旌德縣丞爲事刺面回家叔姪二人常於潘知縣家來往說事過錢縣民陳添用告民人羅本中是胡惟庸行財之人先被廖慶芳告發用錢買息懼事漏洩將財穀散與葉志和等五十八人議往福建楊門菴請給彭玉琳旗號回歸搶掠積糧接應彭玉琳作亂及見彭玉琳被獲方纔止息係是舊逆餘黨潘行徇私從周公煥叔姪并禮生耆宿曾原鼎等囑託接受羅本中賄賂教羅本中男羅伯彰告陳添用強占有夫婦人等事及體勘羅伯彰所告涉虛周公煥叔姪又設計與潘行言說將陳添用作積年民害并柳召生等共十三人釘枷起程繼聞陳添用齎擎大誥赴京伸訴潘

行差阜隸同周德泰趕至土名大嶺將陳添用脫放陳添用赴京告其不法播行喚弓兵胡士亨等到縣著令狀供管解陳添用等行至進賢縣深山去處陳添用將弓兵幫縛在樹打開柳鐐逃走如此捏詞來奏如此同惡肆貪朋姦罔上所以淩遲示衆

按謀反大逆律知情故縱隱藏者斬羅本中果係逆黨知縣自不得徇情枉法也

御史劉志仁周士良爲剋落課程等事前往淮安追問輒欲非爲提取淮安大河二衛卷宗查出積年害民阜隸人等二百六名收捕軍役聲言具奏並不以狀來聞自是與衛官往來大肆貪婪之心時常挾妓飲宴並不將巡關陳五等侵欺課程追徵還官乃指以追賊爲由故縱巡關誣指平民帖下鄉村偏邑科擾又容留里長鞠七等說事過

錢受銀一百五十兩金三十四兩鈔二萬五千二百貫將民人夏良等拘收各人妻小捶楚威逼因而姦騙如此妄爲百端以致事發差錦衣衛千戶追提卻用銀七十兩金四兩鈔五十貫紵絲四表裏及綿布等物買求至京好言掩其罪惡所以淺遲示衆

按此依故勘平人律罪止杖八十應以枉法計贓論絞係雜犯徒罪

何哲任輝齊肅俱任北平道御史哲先爲追問尤榮一告不應事內受鈔七十貫銀十兩將一千人不曾提問被都御史詹微舉問又爲編管小牢子遲慢被都御史喝罵搶出因此懷恨與輝肅商議會同各道御史魏卓等十八名言前爲兩事被都御史當眾辱詈又奏了喫打受氣不過眾人同說再作商量至洪武二十年正月初十日朝回邀



魏卓等十八名至家喫茶詐捏詞情言本道有兩起原告  
一名許昂告曹爲是胡黨許昂不會與曹爲對證徐阿眞  
告莫糧長不法事倒被發去充軍把這兩事著人告他受  
了銀子各官回說待各道人齊時大家商量至本月二十  
七日哲又與眾御史言今我道裏有一名原告宋紹三告  
狀都院五十日不與給批提人如今只放保著告去通政  
司告只說是許原教他去告如此捏詞排陷妨賢蠹政此條  
之日排陷大臣許原許昆之弟別因欠糧事與宋紹三同監收繫魏卓四川道御史除  
同謀陷都御史外又欲提問太倉衛指揮使孫茂知係勦  
舊不明白奏聞朦朧具本送科給批將本官一概提取意  
在陷害勦臣及平日在道問事囚罪本有一分輒增作二  
三分文致其罪其囚一分情眞增以二分文飾無罅意在  
獻能希求陞用故使是非混淆如此亂政

以上四名凌遲示眾外同謀排陷姑容戴罪錄足在道  
問四一十四名 名不錄

按宋紹三以原告而收繫五十日不與給批提人事本  
可疑何哲主使宋紹三告詹微受銀十箇卽按誣告反  
坐不過照枉法雜犯絞罪擬徒此蓋按朋黨亂政律應  
斬加重也然何哲所言許昂徐阿眞兩事詹微亦非無  
故不獨宋紹三之收繫五十日也不罪詹微而獨誅何  
哲等殊不得其平且何哲與詹微有隙任肅等則屬無  
干會議時一則曰再作商量一則曰大家商量並未爲  
何哲設一謀出一計特不能正言勸阻爲有不是耳謂  
之同謀排陷不免周內輝肅與哲同道別無他罪魏卓  
之提孫茂而曰意在陷害更爲文致之詞時太祖方信  
任詹微諸御史遂摻此禍著諸誥中殊不足以服人也

又案凌遲案內惟孫旺蔡祥傳旺三起

在大誥武臣編中

情真

罪當今不錄太祖之治武臣不若文臣之法外用刑也  
又按律內凌遲惟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一家  
三人採生折割四項他無有也大誥凌遲各案有罪止  
于徒而遽行凌遲者可謂重矣

極刑 刑以凌遲爲極誥內所言極刑不知是凌遲  
否姑列于凌遲之後

崑山縣阜隸朱昇一等毆打欽差旗軍罪至極刑旗軍縱  
有賊私亦當奏聞區處安可輕視

按阜隸固不當毆打旗軍然阜隸亦非旗軍之所能管  
轄其相毆也直凡鬪耳律內毆制使者杖一百徒三年  
旗軍實非制使可比卽以其係欽差前往亦不過與奉  
命出使者等罪至極刑宜當日旗軍之橫也

管解囚徒赴京長押人等中途賣放處以極刑籍沒家產人口遷於化外

按律內押解人故縱罪囚與囚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明律枉法滿貫雜犯絞罪此則直以叛逆處之矣

### 梟令

開州州判劉汝霖 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吏李或趙全德等通同六部官郭桓等十二道丁廷舉等寄借贓鈔各官事發坐名定數遣人追取本州官吏羅從禮等分寄一萬七千貫劉汝霖不照名追還卻帖下鄉村徧處科民代陪前項甚至禁錮其民逼令納鈔於是梟令於市

按律因公科斂杖六十贓重坐贓論入已竝計贓以枉法論此案科斂雖非因公卻非入已律無正條可以枉

法科之劉汝霖之不照名追賊而出帖科民當別有故特治獄者不能平情以察致令罹法外之刑耳

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姦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許賢良方正豪傑之士幫縛赴京敢有邀截阻當者梟令

按邀截阻當依劫囚律皆斬中途打奪者滿流傷人者絞殺人聚至十人爲首斬下手致命者絞爲從各減一等此則但邀截阻當卽梟令不復問殺傷人與否矣承差之徒不拘貴賤所到衙門徑由中道直入公廨據公座口出非言諸司阿奉略不奏聞布政司聽六部所囑府州縣聽布政司囑州縣聽府囑縣聽州囑所以布政司吏員卑隸承差入府州縣徑由中道直入公堂據公座口出

非言凌辱府州縣府吏卑隸巧立名色的富人幹辦人擅  
差至州徑由中道直入公廳據公座口出非言州差下縣  
者與府同閒民擅當的當名色幹辦名色官擅與立名民  
擅承之異日拏至京師官民皆梟於市此條之目曰妄  
立幹辦等名  
按妄立名色亦濫設官吏之一端耳依律罪止杖一百  
徒三年官民皆梟惡其亂政壞法也

吳江縣正糧長張鏐孫妄告親叔副糧長朱太奴妄告親  
母舅梟令

按干名犯義律告期親尊長雖得實杖一百小功杖八  
十若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本文云二糧長告兇頑  
之戶不輸納官稅又云正陷叔父於聚眾副陷母舅同  
惡按律人戶欠糧罪止杖一百加三等應杖八十徒二  
年聚眾無正律可科此因其絕滅綱常而用重典也

小溝小港山澗及灌溉塘池民間自養魚鮮池澤皆已照地起科並不係辦課去處小人生事一概搜拏聲言要奏如此虐民今後敢有仍前奪民取採鰕魚器具者梟令日此日魚課擾民

按律無專條應計贓科罪或以強占湖泊蘆蕩論此以虐民而加重也

蘇州府知府張亨知事姚旭

按見前凌遲條

嘉定縣民郭元二等手執大誥赴京首告本縣首領弓兵楊鳳存等害民經過淳化鎮巡檢何添觀刁蹬留難致使弓兵馬德旺索要鈔貫聲言差人送赴京來如此沮壞馬德旺梟令何添觀則足柳令

按索要鈔貫不過計贓論罪此因沮壞遵奉大誥之人

故特用重典 此可以見徒法之終不足以爲治也太  
祖作大誥本欲民知懼而不敢犯而孰知無藉之徒卽  
假此以爲挾詐之具乎

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縣民羅輔等十三名不務生理專一  
在鄉搆非爲惡心恐事覺朋姦誹謗卻說如今朝廷法度  
好生利害我每名斷了手指便沒用了如此設謀自殘父  
母之遺體是謂不孝捏詞上謗朝廷是謂不臣似爾不孝  
不臣之徒惑亂良民久則爲禍不淺所以押回原籍梟令  
於市閭家成丁者誅之婦女遷於化外此目日斷指誹謗

按漢文除誹謗之法欲聞已過也此等斷指誹謗之人  
固屬刁惡然遽施以法外之刑何其度量之不宏也

開州同知郭惟一賊貪害民本州耆宿董恩文等再三勸  
諭本官如今大誥頒行務要安民官人不可如此惟一發



忿嗔怪董思文等赴京陳告惟一率領祇禁人等邀截回  
州收監在禁監死董思文一家四口梟令示眾

按此亦因大誥釀禍也律故禁平人致死者絞監斃至  
一家四命加重尙不爲過第不至梟令耳

溧水縣主簿范允爲抄扎姦黨張名善家財縣民湯希悅  
等隱匿財物冒告文引私下遞與張名善盤費民人霍進  
等到縣告發主簿受湯希悅等鈔四百貫紅綾二疋泯滅  
其事霍進等欲赴京陳告又令湯希悅等邀截回還卻說  
便告我也赦三箇死罪如此怙恩肆惡梟令任所

按此但應計贓科罪者

嘉定縣民蒲辛四一戶分爲三戶辛四充耆宿常騙要周  
祥二錢物大誥頒行畏懼告發父子三人將周祥二幫縛  
家內用油浸紙撚插於周祥二左足大指二指間逼令招

爲害民弓兵幫縛赴京通政司問出前情梟令示眾籍沒其家

按此應依誣告科罪燒傷周祥二究未致死也

嘉定縣民沈顯二詐稱魚湖頭目與周官二將積年害民里長顧匡幫縛赴京曹貴和勸和沈顯二接受鈔一十五貫紬一匹銀釵銀鐲等物就行脫放顧匡懼後事發赴京出首曹貴五周官二亦赴京出首沈顯二聞三人赴京星夜趕至淳化鎮意在一同出首周官二曹貴五顧匡設計將沈顯二幫縛面奏至通政司沈顯二袒脫在逃周官二曹貴五又設計將顧匡幫縛赴通政司告似此姦頑四人皆梟令示眾籍沒其家

按沈顯二騙人財物計贓無多不過徒杖周官二等三人情節固屬刁詐究非誣良律無正條酌量科斷亦不

能過重梟令籍沒特以懲創姦頑固不以尋常論也

歸安楊旺二明知里長攢造文冊雇倩文阿華在家書寫  
甲首盛秀二助勞卻將文阿華盛秀二幫縛至安吉縣地  
面私自監禁一月百般欺詐銀鈔等物爲無人保領還家  
仍將各人拏來如此排陷小民肆姦玩法梟令示眾

按此誣良訛詐然無死法

安吉縣民金方佃種潘俊二田一畝六分兩年田租不還  
潘俊二取討反將潘俊二作害民豪戶幫縛騙要牛一隻  
猪一口宰請眾人飲喫又虛勒要已收田租并不曾騙要  
文書三紙將潘俊二幫縛前來如此騙害良民梟令示眾  
按此於律無正文頗與光棍之例相近蓋自有許民幫  
縛赴京之誥而民間紛紛生事矣

烏程縣余仁三等二十九名係富民游茂玉佃戶游茂玉

見余仁三等水災缺食將糧米俵借各人食用余仁三等不行交還卻喚游茂玉取討結構頑民一百餘人至游茂玉家打碎房屋門戶搜出原借米文約糧長閔益亦在其中同惡相濟將供約俵還各戶又搶銀四十五兩鈔七十五貫又將山羊二隻宰殺賽神卻將游茂玉作豪民幫縛赴京如此凶頑除余仁三閔益嚴之保等梟令示眾其餘各人發化外充軍家下人口遷發化外

按此等兇頑嚴懲甚允

吳縣糧長於友本係胡黨數犯法面刺死囚隱送同罪發鳳陽屯種後本人將隱送同罪四字起去還鄉復業充洪武十八年糧長至十九年本區里長盛宗欲赴京陳告本人胡黨事於友邀同置禮求免略同少暇卻將盛宗作害民弓兵幫縛赴京朕親面見盛宗分訴緣由黨弊昭然發

同本貫梟令示眾籍沒其家

按此胡黨之漏網者也當日胡黨株連之禍蓋數年而

未息

胡惟庸謀反  
十三年事

蹇煜太平府經歷一次爲水火受鈔銀戴徒罪讀書一次  
爲受贓擅自巧立受給名色罪該梟令

接受贓應計贓科罪巧立名色亦事之常也乃曰罪該  
梟令豈當日別有條例乎

官民赴京身藏空引及其歸也非盜逃軍而同卽引逃囚  
而去今後所在有司敢有出空引者受者皆梟令籍沒其  
家有等齎正引赴京引本十人至京之日存留五名假作  
營生餘五名或偷囚或偷軍頂名而去他日引後至正名  
方歸惟江西之民其姦尤甚本引已偷軍囚去却故行哀  
憐赴官陳告同行將引先去致曾以道等無引而歸該司

憐其所以給引以往今後敢有如此者梟令於鄉閭籍沒其家成丁家口遷於化外

按此目曰空引偷軍乃明志所稱十條目之一也律惟官軍遞送逃軍妻女出京城者絞民犯者杖一百偷軍囚者無文知情藏匿罪人律凡知人犯罪事發藏匿在家及指引道路資給衣糧送令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與此情節頗相似可以比照定擬梟令籍沒則法外之法也

貴溪縣儒士夏伯啟叔姪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去指不爲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爾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夫愚夫倣效之風令法司詣本貫決之此目曰秀才到

蘇州人才姚叔閔王謬有人以儒者舉于朝廷朕欲擢用

二生交結本府官吏張亨等暗作主文老先生因循破調不行赴京以就官位而食祿於本郡作害民之源梟令籍沒其家

此目日蘇州人才

按此二條所謂寰中士夫不爲君用

此八字見明志十第二條

條目之一也此四人者視白衣宣召白衣還者相去懸絕矣

黥刺者發充軍遐荒往往中途在逃其有親戚影射四鄰擒獲到官者本人梟令田產入官人口發往化外鄰里隱藏同罪巡檢弓兵受財縱放越境而逃者同罪

按徒流人逃律凡徒流遷徒囚人役限內逃者罪止杖一百若起發已斷決徒流遷徒充軍囚徒未到配中途在逃者罪亦如之竟予梟令太懸絕矣

溧陽縣卑隸潘富教唆官長貪贓壞法自己挾勢恃權知

縣李臯與潘富同謀害民設計科斂名色紛然潘富買蘇州女子與本官爲妻就舍潘富家本官於本家往來三五遭然後潘富占恡此女不與本官自行收要本官亦莫誰何潘富教本官行害民計著科荆杖徧一溧陽所屬人民盡要荆杖及其有將荆杖至者故推不好不行收受留難刁蹬生事捶楚民出錢矣旣得錢後而後荆杖息焉遣人按治潘家在逃蔣士魯等一十三戶自溧陽節次遞至廣德蔣士魯引導至建平縣建平民王海三等潛遞復回溧陽溧陽民朱子榮等暗遞至宜興宜興民杭思鼎等暗遞至安吉安吉民潘海私遞至長興長興民錢弘真等遞至歸安歸安民吳情甫等遞至德清德清民趙罕仁暗遞至崇德崇德豪民趙眞勝奴家貲數萬日集無藉之徒五十餘人在家常川販賣私鹽鄰里相朋者二百餘人追者至



將潘富遞入千乘鄉僧寺僧澄寂周原善將追捕者率領二百餘丁終宵困逼天明解去追者回奏將趙眞勝奴并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

按以一皂隸之在逃而誅戮至數百人之多無怪胡藍兩獄之株連四萬也葉伯巨以用刑太繁爲規反觸其怒嘻甚矣

歙縣吳慶夫充巡關鄉民程保買牛二隻已有入官文契要稅錢二十六貫本家蓋房木料係木山土產要稅錢八十貫販乾魚客人要稅錢准乾魚三十斤又於徧處鄉村不問有無門店一概科要門攤如此強豪姦頑差人押發本籍本人凌遲其弟及男同惡害民皆梟令示眾今後爲巡關者倚恃官威剝盡民財罪亦如之

按此亦應計贓科罪

醫人王元堅賣毒藥毒人梟令

按律用毒藥殺人者斬此加梟而已

大軍北行兩兵合腳力驢一頭罷舉兵歸各衛驢留北平  
命布民間各戶分養莊農雖作生理帶驢前去羈絆於郊  
不甚妨人經歷董陵雲與府州縣官吏設計令民入邑圍  
槽喂驢每驢妨夫一名出城取草歸家取料往復艱辛又  
設計科斂棘針擅蓋牢牆梟令

按兵驢民養萬無不騷擾之理此更害民矣然亦始令  
之不善奈何徒罪經歷

松江王子信田地廣有點充爲事免死刺發西河州充軍  
至衛交結官吏詐計多端私逃還家又交結官吏稱爲軍  
身常率佃戶四五十名軍容妝扮擾害鄉民欺壓良善事

覺句捉將錢物買求拏捉人多端破調急不至京又以家人作親姪擊登聞鼓妄訴又令妻妄訴數番令人頂名到官其詭詐非一於本貫梟令家財入官田產籍沒人口流移

按前明問刑條例充軍人犯逃回犯至三次通在著伍以後依守禦官軍律絞不至三次無死罪也此以其害民而置諸重典耳

江西代人告狀梟令

按律受雇誣告人與自誣告罪同自應按所告之輕重坐罪未便一律梟令也

丹徒縣丞李榮中并應天府吏任毅等六名先爲受贓五百七十五貫賣放均工人夫一千二百六十五名各斷十指押回本處將所賣人夫著句赴工御謂先時已受各人

財物遂匿其名反將應免夫役鋪兵弓兵生員軍戶周善等數百餘家一概徧鄉勾拏動擾意在搪塞於內又復受財作弊梟令

按此等計賊科罪自無死法以其恃刑肆貪而重懲之也

斬

洪洞縣姚小五妻史靈芝係有夫婦人已生男女三人被軍人唐問山於兵部朦朧告取妻室兵部給與勘合著落洪洞縣將唐問山家屬起赴鎮江完聚本夫告縣本縣不與民辨明推稱內府勘合不敢擅違及至一切內府勘合應速行而故違者不下數十道其史靈芝係人倫綱常之道故違不理所以有司盡行處斬

按此等有司不過畏蒞不曉事耳遽予斬罪濫矣

僧尼道士女冠不務祖風混同世俗交結官吏爲人受寄  
生放犯者棄市

按此亦太重

凡布政司府州縣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件者雖無文引  
所在關津把隘去處卽時放行毋得阻當阻者論如邀截  
實封律

接邀取實封律斬係指在外大小各衙門官實封公文  
而言耆民人等奏事而亦用此律意在達下情也

官吏下鄉擾民洪武十七年福建右布政陳泰斬

按官吏之情者高坐衙齋不出國門一步求其下鄉而  
不可得其肯下鄉者皆勤於民事者也召伯甘棠歌興  
郊野古事可徵乃因擾民而概禁下鄉不問下鄉之是  
非而一概處斬毋乃皁白不分乎況官不下鄉則境內

之阨塞形勢無自周知風土人情無自咨訪情者樂於從事勤者欲有所施設而不能於吏治甚有關繫且事之擾民者何必下鄉因墮廢食此之謂歟

十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差使倉場庫務湖池開壩巡檢等司官員離職辦事罪得亂政之條合該身首異處

按此以其亂政也亂政之事大小輕重不同一律處斬未免太無區別

山西都司斷事陳允中爲管州山賊不時刦民承差採取木植旗軍張士能等拏獲送糧供給賊人男子二名發下斷事廳會石州同知俞桓問實供招通同受財將供送賊糧民人脫放張士能等各杖一百充軍爲此各人處斬按故出入人罪律以全罪論尙不至死此殆以故脫賊黨而處斬歟

天下府州縣以廢節爲由和買民物不還民錢斬

按出納官物有違律有司和買不卽給價坐贓論其罪止滿徒此處斬太重

朝廷凡有諸色造作文書明下有司止許官鈔買辦毋得指名要物實不予價違者斬

按此與上條同

### 死罪

餘姚縣吏葉彥彬邑呼曰小疾靈以黃冠符篆印作縣印用使批文下鄉騙民被弓兵史敬德覺露萌於有司虛有罪實釋之後以吏役起赴京師建言便民事理中含報讎於史敬德等二人依所言章至法司對問所言事已虛三件況實報讎告人御史王式文徇情出妄告之罪別事不公者多由小疾靈發露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書吏梁仲真

亦然既刑之後皆繫獄中疾靈罪未決遼房代人瞽寫疾靈事內被告者知疾靈姦詐以銀相送人各與花押一枝爲照後各出獄果送鈔銀布疋疾靈他犯又將及身乃以鈔銀段絹布疋赴通使司首父本老吏朝廷起取推風疾不起其子赴京父俱至疾靈被獲傍云父亦在是遣人試捕就京被獲父子皆死

按疾靈之死以本身罪未決輒敢於苦楚處受賊也其父則以推風疾不起而潛來京也疾靈姦詐可誅其父亦罹是禍未知科以何條

甯國府教授方伯循生員張恆等五名憾府官督責於祭祀之際徑率諸徒詣齋所將府官祭服四面揪摔若奉上司明文擒拏有罪者方伯循出納學糧不明改換文案以致本府檢舉非止一端反與不才生徒誣辱提調官罪皆



當死

按部民毆本屬知府杖一百徒三年佐職毆長官減二等乃云罪皆當死何也

臨淮縣知縣張泰縣丞林淵主簿陳日升典史吳學文句補逃軍受要錢鈔逼令民人管伍頂陳保仔名管歪兒頂王虎子名又河南嵩縣知縣牛承縣丞毋亨主簿李顯名典史趙谷安亦受錢鈔逼令征進雲南有功留守烏撒軍人趙成子鐵驢代充逃軍趙成軍役此兩縣官員盡行典刑

按此亦應計贓科罪者

逆大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裏有犯非爲捕獲到官處死里甲四鄰遷化外

按此在互知丁業條欲民皆守士農工商四業市村不

許有逸夫也

今後無物引老者雖引未老無物可繫終日支吾者坊廂村店拏捉赴官治以遊食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設若見此不拏爲他人所獲所安之處本家鄰里罪如之

按此在驗商引物條遊食與逸夫其爲情民一也遊食罪有輕重而逸夫不分輕重未免歧異

上海縣糧長瞿仲亮科斂太重納糧旣畢拘收納戶各人路引刁蹬不放回家除淋尖踢斛外科使神福錢一萬貫按此案贓數之多旣非尋常故其罪亦重文但云身亡家破未知科以何罪

工部侍郎韓鐸以儒士任吏科給事中與同科給事中彭允達吏部尙書陳敬等將取到十二布政司儒士與諫院等各官私下定擬職名作見行事例朦朧奏啟以交結近

侍律處斬妻子流二千里朕閱初任釋放復取赴京發往雲南烟瘴盤江安置使改非心不數月取回爲工部司務後陞本部侍郎敘威結黨遂同諸官賊貪亂政賣放木瓦匠土工木匠木髹匠剋落關支人匠食錢盜賣蘆柴木炭節次八千九百貫 同案侍郎李楨五千七百五十貫郎中侯恆禮七百貫郎中陳恭一千三百五十貫員外郎陳侃二千四百貫員外郎郝彬四百貫員外郎王大用三千貫主事郭昇二千三百貫主事張鳳二千貫主事魯瞻三百貫主事邵炳四百貫司務宋原二千貫給事中哈安七  
百貫給事中楊霖一百五十貫

按文云遂致殺身是死罪也但專指韓鐸一人餘人未詳何罪贓數多寡不同似應有區別

禮部試侍郎章祥等六員命部賞賜婚禮銀鈔出庫通同

近侍盜出銀錠虛出鈔貫同謀事覺章祥身故員外郎辛欽等五名受刑

按此不言盜出銀錠若干文云雖未供指本官已行神思荒促是此獄未經供證明白遽將餘犯受刑濫矣

十二布政司起到能吏發付在京掌管親軍文冊皆言不解管軍吏事及其著役通同上下結交近侍關支月糧報名賞賜重支一次者有之兩三次者有之皆殺身而後已鎮南衛吏范彥彰等五十六人

按此案亦無賊數

五軍都督府首領官掾吏陳仔等到任以來不親筆起草凡有書寫多令典吏囚人起草立意然後押字及至駁問惟知大意本末幽微莫能解分結交近侍兵科給事中孫勗等支出征官軍盤纏賞賜工役軍人優給幼官兒男恤

賜軍屬妄出鈔錠不下數十萬至殺身而後已

此囚書辦文案

按此案賊數雖多而入已數目未經究明蓋其情節重  
在用囚人起藁立意也武人解公牘者甚少其用囚書  
辦文案當時必習爲故常太祖甚惡此事故重懲之

應天府宣課司官點與巡關大使張從義等定計害民如  
巡關時子清一戶家有三丁一丁充軍常川在役一丁身  
役巡關本官計役一丁作做飯名色常欲差占每朝要肉  
三斤副使于進二斤司吏攢陳禮等人各一斤皆係巡關  
出辦故難本戶待買之後方已事覺身亡

此目日科取巡關

按私役部民律罪止杖八十其科取之賊亦甚瑣細而  
罪至殺身法重如此而犯者未息故欲化鴟爲鳳不在  
法也

浙江按察使陶晟將會稽知縣凌漢吹毛求疵入獄收監

五月有餘有罪無罪並不與決故意枉禁及朕覺陶晟已待罪在京朕思伊父相從之舊已行釋免爲枉禁凌漢復枷項前去浙江取凌漢至京陶晟將凌漢出獄大肆無禮復收入禁半月方起抵京就船又監四日方交法司晟有罪朕宥之復有罪磨難令省之終不自省殺身後已

按此依故禁平人律不致死無死罪也

東流江口河泊所官陳克素通同業戶人等侵欺本所魚課一萬貫入已復通同東流建德兩縣官吏王文質等詭言兩縣不行關棧江口致魚隨水去有虧國課將兩縣山村人民驗丁斂鈔不下數萬官數獨不納足其餘皆分受入已及進納魚課陳克素假有親喪遽然丁憂身死後已按此案贓甚多然入已之處尙不甚分明

大理寺左少卿艾祖丁誣奏在寺進士楊吉不遵禮法於

公堂大辱臣等按問誅之

按誣告反坐自有明條大辱長官罪不過杖也

兵馬指揮趙興勝警巡坊廂一切非爲之人洪武十八年夏民人陳來安首平涼侯男造反興勝匿而不奏同僚不從朦朧奏聞及鞫問平涼侯男其弊多端稽求平昔職掌路引之弊賊多凡出軍民引一張重者一錠中者四貫下者三貫其引紙皆給引之人自備卻具文關支官紙止追十八年半年紙劄其鈔已盈萬計所以不赦而誅之

按此不重賊數之多而在匿告反之情也

軍吏董演因公道經山下遇虎搏人人皆驚走獨演奪軍下槍挺身捕虎其虎拾已搏之人徑來趨演演乃格殺之本衛官以狀來聞卽受承勅郎養成於近侍不數月侮於寡歸法司具奏如律釋之方免未久假勢凌人數入上元

縣分付公事阻壞縣治不已忽陷倉腳夫王三等於死地  
捏詞具狀來聞私下設揚三元保家產偽造非言上罔朝  
廷下虐黎民其應天府京尹孫鳳等明知虛誑輒便黨比  
阿從由是囚而皆殺之

按律董誣誣告人死罪未決應科以滿流加徒役三年  
孫鳳等故出入罪未至死亦無死罪此以其亂政壞法  
而誅之也

前軍斷事官提控案牘司吏施德莊楊耀喬方問泉州衛  
指揮張傑等私下蕃事接受張傑等銀四百七十兩鈔五  
百三十貫將原告范源擬作虛告朦朧奏聞意在殺無罪  
而脫有罪

按本文云人各死於有罪則所科死罪也依官司出入  
人罪律不至死計賊亦不至死



堪長邾阿仍令徐添長代替赴京本人在家朋黨譚理徐付六周伯賢譚真五張二徐付三莊壽二胡付四起立名色科撥糧戶立名曰船水腳米斛面米裝糧飯米車腳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鎗油錢運黃糧脫夫米均需錢棕軟篾錢一十二色通計斂米三萬七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正米止該一萬便做加五收受尙餘二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民以房屋准折者有之揭屋瓦准者有之變賣牲口准者有之衣服段疋布帛之類准者亦有之其鍋竈水車農具盡皆准折

按文云身亡家破則死罪也第此等科斂不皆入已糧長獨承其罪耳

蘇州府吏顧顯初本原顯因犯工役在逃改名顧源仍復爲吏拘拏赴京著令工役亦復在逃改名顧顯依然縣吏

至殺身而後已其次更名一次者有之二次者有之其  
次六名名不錄

按此目曰逃吏更名依舉用有過官吏律不過杖一百  
耳明初最重開吏之誅故罪至於死

常熟知縣成莨奇聽知府張亨叅逃囚逃吏黃通等更名  
爲吏自己所用盡收市鄉無籍之徒掌行文案亂政壞法  
自取滅亡

按此亦以亂政壞法誅之當日逃囚逃吏之禁甚嚴故  
容留爲吏之罪亦重

吏部主事蕭惟一

謫將奏本出外被守衛軍搜出送察院

鳳陽衛知事王貞

刺落故官舍人六科給事中并承勅郎

尙寶司各衛知事交結朋黨互相蒙蔽盜出銀鈔衣服給

事中言信

入已鈔六萬三千五百貫衣服二十二件

盧敏等六十三人

分鈔白三萬貫

至三百承勅耶追問秋糧將人犯江仲康等招狀改抹作

弊及通同言信等私置人匠食錢則例簿於尙寶司用印

誣證受贓殷裕等二十人分鈔自一千二百三十三龍江抽

分場副使李興通同韓鐸盜賣蘆柴二萬八千束金吾前衛千百戶紙德

等四員萬貫存留在外虛出實收各門印押長單與納戶

收御史武希顏丁祭赴太學齋宿與刑部主事監生陳攷

照踏水災於僧寺造冊持勢虎賁右衛吏魏叔溫將已編

爭房將名藏主拷打身死虎賁右衛吏魏叔溫將已編

人七十四名受鈔一留守左衛吏李仲恭故行刁蹬水軍

百三十五貫賣放留守左衛吏李仲恭故行刁蹬水軍

御於糧榜上膝廣洋衛百戶洪福抄札犯人家財通同害

民致傷留守右衛百戶吳祥李英監工將囚人賣到

人命留守右衛百戶吳祥李英監工將囚人賣到

按文云其屍未移各人繼踵而爲非蓋皆死罪也惟此

九十三人之中武希顏爲丁祭赴太學齋宿飲酒情節

最輕亦擬死罪蓋以大不敬論矣大不敬亦有陳攷洪

福上關人命其死也宜李仲恭不支水軍月糧而於糧  
榜皆朦朧具奏其意自在剋落然事未明白科死罪亦  
太過其餘諸人皆以贓入罪惟贓之多者六萬三千五  
百貫少者一百三十五貫毫無區別豈爲平允

天下諸司差人解物赴京一起解絹千尺該部點掣二百  
以爲不堪令換解物人依數兌換交納欲取原絹部官吏  
已入已矣並無有還者已將各官吏棄市今後諸司解物  
公同印押封記牢固直抵當該庫分庫官辨驗開封其所  
在諸司通同起解者並不公同緘封惟是散盛解行印信  
封皮令解物人身藏沿途或以微抵巨或以賤易貴或虛  
買實收止納一半全不納者有之有抵庫而不如數者有  
之鞠問其由印信封皮懸帶在身至京方用直至殺身而  
後已

按此亦應計贓科罪

各府州縣解納應合入官諸色物件正官佐貳官首領官或該吏須得一名親起解若差無籍之徒至京有周年不納虛買實收而歸者有使訖一半妄言原本不足者今後敢有如此者倍追之後官吏殺之妄承行者亦殺之

按此亦應計贓科罪

蒲州知州孫景德起解課程於本州減莊等九十八里每里科斂腳力驢一頭共科驢九十八頭將四十頭賣放與司吏喬思義各分人已止將五十八頭馱載課鈔赴京又於六房每房斂盤纏五十貫共三百貫入已及先因公幹赴布政司回還到本州典史王勉家置備羊酒與伊父王直同座而飲如此貪婪無禮誅

按因公科斂人已計贓以枉法論明律乃雜犯絞也

吉州知州游尙志指以生員爲由逼令生員二百餘戶句至受贓放歸以中鹽事客商已繳原買官引復每一引重追引五道無者追鈔五貫又每戶用柴五十斤炭十斤以巡關爲由多差人戶賣放少點應當進納商稅課程科民騷二百四十頭每頭要鈔三貫除存留外其餘盡行賣去誅

按此亦因公科斂

鄭州知州康伯泰等十二人剋減賑錢入已

自四千貫除至五百貫除

參政張宣等功臣之子免死充軍外其有司官吏宜其然而死乎

按剋減賑錢入已較其餘婪贓爲重其死也宜

有司衙門阜隸吏員獄卒不許用市井之民有司仍前用此治以死罪市井之徒擅應此役及暗搆爲是皆死

按此非惡市井之民因市井中無籍者多一爲吏卒良民受害不已故設此厲禁

李子中等九名先爲罪遷徙福建沙縣安置怙惡不悛復入衙門交結官吏頑民汪澄林均澤等朋黨構非同惡相濟殺身之罪可得而逃乎

按此不言其何事無以知罪之輕重

力士周金保等催辦城磚差往常州等府受財無厭又受贓脫放有罪囚徒經九月不至差人捉拏本人已於本處娶妻造宅就彼爲家以致殺身

按此案自以受贓爲重但無贓數無以定之

海南民取新婦縣官將下禮牲口并新婦俱要稅錢已治以死罪今山東膠水縣丞歐陽祥可以將人家下禮牲口索要稅錢詐取財物所以罪官海南縣官

按此應以枉法贓論然亦無贓數蓋此等死罪當日隨  
事施行不復問贓之多寡矣

進士秦昇等往視崑山縣水灾教諭漆居恭巡檢姚誠說  
誘受納衣布銀兩靴物外鈔該一千一百貫將熟田二萬  
二千六百畝作灾妄奏不解見任姑待革非止是畫影圖  
形昭示刑狀頓挫成人昇已親筆供招在官明日見出示  
象形昇乃以是飾非意在上謗朝廷指名撫拾當道御史  
親筆所招盡皆不認復命法司更問被原根查踏水灾阜  
隸弓兵吏員人等將昇等本末作弊緣由罄其所以及將  
昇親筆所招置昇面前昇默然無對令錦衣衛與爾刃器  
繩索從爾自盡內除王朴性不怙終見任不解昇等詣元  
津橋觀刃器繩索日臨終上且加恩於我就繩而縊此案  
百四十一人  
惟王朴得免



按此因翻供而始令自盡初非以受贓也王朴蓋戴罪還職者死見後

進士監生王本道等三百六十四名姦計日生殺身之道

數履兩犯不悛至於四犯由是雖有一犯者不得不誥之

天下四犯刑部主事王本道一次淹禁無招糧長身死

貴戴絞罪還職一次受贓六十貫禁死原告處決三犯御史羅師貢受贓

一次受贓故出邀截實封李典史死罪處決二犯御史王朴

一次受贓故出邀截實封李典史死罪處決一次受贓戴罪還

一次受贓戴罪還職一次受贓戴罪還職一次受贓戴罪還

人致死一犯給事中向端楊立作弊處斬楊克紹竇勘合

處決一犯給事中向端楊立作弊處斬楊克紹竇勘合

決應孟呂選武官作庶吉士吳淵詐傳旨意金華府同知

謀克貞擾民處決曹縣知縣杜用賈放積年民事受鈔一

赴京奏曹縣主簿李淪受鈔四百四十九貫銀四十五

縣知縣何瑄同彼云處決此云該斬而無處決字樣給事

中邵克敬交通江浦縣知縣楊立作弊該斬此條該斬不言處決楊立案見後遲下但有句端而無邵或有誤

按此三編其目曰進士監生不悛其總結文云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二犯而誹謗殺身又三人姑容戴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罪者三百二十八人以日考之四犯處決者一人三犯處決者一人不及三人之數三犯劉輻一名係剝指書寫豈旋亦身故歟二犯處決者二人別有蹇煜一名罪該梟令當亦在三人之數一犯處決者七人而文內不言又該斬而不言處決者二人文與目不符未詳其故此條處決之人皆不以賊王本道徐彥和故禁平人致死依律應絞羅師貢故出人死罪以全罪論本人應斬罪亦應斬句端邵克敬依交結近侍作弊皆斬律應斬楊克紹依盜起馬起船符

驗律應斬應孟呂依大臣專擅選官律應斬吳淵依詐傳詔旨律應斬杜用依邀截實封律應斬李淪故出人罪當是出人絞罪律以全罪論故處絞尙非律外加重惟王朴以誹謗譭克貞何瑱以下鄉擾民皆非律文所有乃一時之峻令也其餘受賊者或戴罪還職或讀書或充軍或降除明志所謂三編稍寬容者此也

江甯知縣高炳先以工部員外郎選太常少卿未久作故而歸又五年以通經復至命職江甯知縣到任未久非公而事覺罪犯徒年罪非死罪而敢褻慢妄出謗言以唐律作流言以示人身亡家破

按此亦以誹謗誅者

上元縣知縣呂貞將民王七所告見丁著業事內事盡行受財阻滯獲罪殺身

按亦以違誥誅者

安慶府洪武十七年冬季魚課鈔三萬九百七十四貫差業戶徐應隆等管解赴京交納自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三月計一年之上不行進納通同前戶部侍郎張易意在埋沒侵欺入己望江縣吏汪誠接管本縣戶房檢驗無實收入卷赴京面陳擢爲戶部司務徐應隆等盡治死罪

按此事恐有別情如果通同埋沒何以一年之久尙在聚寶門河下隱藏並未瓜分入己乎

禮部郎中王錫通同察院刑部子部光祿寺少卿屈國南將斷沒猪羊暗地移文作收買破用其所支官鈔或數千或數萬抵下入己禮部有大誥一本尹巖時常看讀王錫故藏匿其書由是殺身

按此以藏匿大誥而誅不以賊也

膠州官夏達可長子縣官趙才新安縣官宋玘建昌縣官徐頤等恣肆爲惡賊貪害民法司差人提取乃會集耆民逼令赴京妄行奏保且與耆民捏詞書記教其熟讀用此面奏肆爲欺罔各耆民聽受教唆卽與同惡以致殺身人口遷于化外

按此以欺罔誅者非其本罪也

官民犯罪買重作輕買輕誣重或盡行買免除死罪坐死勿論其餘雖答亦坐以死

按答亦坐死可謂酷矣而不足以禁姦知此事不在過嚴

墨面文身挑筋去指

御史王式文書吏梁仲真

按事見死罪葉彥彬條古肉刑無挑筋去指之法

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

龍江衛倉官攢人等通同戶部官郭桓等盜賣倉糧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仍留本倉守支

按去膝蓋古之膺也

剝指

光祿寺署丞劉輻一次受贓四十七貫五百文戴流罪還職一次受贓一百十七貫戴絞罪還職一次剝落官鈔九十三貫剝指書寫

按三次犯贓而僅予剝指明律枉法贓係雜犯死罪故也 本朝改爲實絞故乾隆以前犯贓棄市者甚多自定完贓減罪之例死者鮮矣

斷手

金華府官故縱阜隸王討孫等毆打舍人阜隸斷手府官

之罪又何免哉

按斷手亦非古刑府官不知科以何罪

刑足

刑部子部總部司門二部郎中員外郎主事都吏等官吏胡寧童伯俊等恣肆受財縱囚代辦公務書文案司獄王中以聞朕親詣太平門將各官捶楚無數別其足發於本部昭示無罪者

按用囚辦事明初風氣如此殊不可解殆沿於元代之俗歟此以違誥而罪之也

閹割爲奴

平陽梅鎮撫有被告軍人赴京告指揮李源替李源邀截同去事發與李源家爲奴

按李源被告而不罪必無罪可科而軍人妄告也乃將

旁人治以重罪可謂池魚之禍

斬趾枷令

黔陽安江驛丞李添奇每月取要驛戶酒七十饌茶油鹽各七斤喂猪白米一石二斗喂雞鵝鴨穀一石二斗及拘驛夫妻小到家紡織又擅拆官船改造自己船隻裝載瓦器買賣科斂驛夫銀鈔收買良民來興等三名作本家驛口占據驛夫五名在家使喚不行走遞後權江安司巡檢違法作生牛皮鞭身帶腰刀時常飛放擾民及生員齎詔書到司在外飛放不行迎接開讀斷趾枷令驛前

按斷趾尙是漢法枷令則是明制此案科斂並非因公應以枉法贓論斷趾亦律外之刑官員枷令則明初之制其後不常有矣

常枷號令



上元江甯兩縣民劉二等軍丁王九兒等十四名暗出京師百里地名邊湖稱爲牙行恃強阻客常枷號令至死而後已

按私充牙行律止杖罪此以其違誥也爲後來永遠枷號之始

枷項游歷

常州府同知王復春先任宜興縣主簿訴府官下鄉擾民命禮部齎諭酒醴以勞卽陞常州府同知不半年親自下鄉臨民科擾青州府知府陳希文先任懷寧縣丞深知指揮畢寅廣侵民地聞民已告赴縣意在囑託府官代寅囑希文執大義以責之遣使勞勵卽陞青州府知府不逾年差阜隸並令臨朐等三縣需索糯米等物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所以枷項諸衙門封記差人互遞有司徧歷九州之

邑

按此以示辱也眞法外之法

重刑

攬納戶隱匿入已虛買實收者追物還官處以重刑籍沒家產

按虛出通關硃鈔律以監守自盜論納戶減二等則無死罪矣至攬納稅糧律止杖六十著落赴倉納足再於犯人名下追罰一半入官罪亦甚輕此云重刑未知科以何條也

府州縣安保之家并說事過錢人皆以口舌利便說誘君子一時被其昏愚陷入憲章處以重刑籍沒家產

此日日安保過付

按安保之家未詳於今爲何項人說事過錢律內罪止

杖一百遷徙有賊計賊此云重刑亦不知何條

句解罪人賣放正身將同姓名良善解發該吏處以重刑按詰內言重刑者尙多今錄此三條皆不知所科爲何條也律內無文

免死發廣西拏象人口遷化外

歸安縣民慎右三等指以民害爲由恐嚇許福三張勝四等逃躲將福三房屋門戶毀壞雞鵝羊酒私宰羣飲詣神祈卜然後將許福三拏來行至上元縣土橋又設計逼令本人虛寫借米四十七石文約一紙祇作幫虎名色拏去免致梟令抄扎行至通濟門外又將二人分作二起妄告冒賞免死發廣西拏象人口遷于化外

按此律內無文而與例內光棍情形相似爾時蓋尙未定此例也此條辦法尙不爲重

歸安縣民戴興四等恃頑不納秋糧里長雇農民丘華一前到伊家催取將丘華一作幫虎擊來免死發廣西擊象全家抄扎人口遷于化外

按此較上一條情節爲輕而多全家抄扎一層罪名反重可見當日隨事處斷未能歸一律也

### 遷

奴僕阜隸人等人正門馳當道坐公座有乖治體全家遷入雲南容令之官吏不行舉覺杖一百流雲南

按今例奴僕阜隸人等杖七十徒一年半吏員承差人等加一等視此爲輕

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姦頑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

按律係笞五十視此亦輕

戶部主事王肅藏匿錦衣衛力士支賞冊朕親問之明日以冊來首御史汪麟常不居道懷已私上言竄居金齒

按此皆於律無文

游食

輕者

按見死罪

姦頑豪富之家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荒田買囑官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徵納小戶書算手受財將田灑派移坵換段作詭寄名色靠損小民連家遷發化外田土給被擾羣民

按欺隱田糧律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詭寄罪亦如之其田改正收科當差此以懲豪戶也

豪富之家聞有差發隨即應當不許出錢買免倘有官吏刁蹬爾勿賄賂少加窘逼縛吏來京不依朕言誘引官吏

貪汙全家遷于化外

按被官吏刁蹬而反云誘引官吏詞意未免矛盾  
隱藏逃軍全家遷居化外家私就賞捉拏之人

按知情藏匿罪人律減罪人罪一等此則同罪矣

納戶糧少者或百戶或十戶或三五戶自備盤纏水覓船  
隻旱覓車輛於中議讓幾人總領跟隨糧長赴倉交納就  
鄉里加三起程糧不許起立諸等名色取要錢物其議讓  
領糧交納人毋得破調不敷民有刁頑不納非是糧長排  
陷闔家遷於化外糧長捏詞朦朧奏聞罪如之

按於律無文

府州縣鎮店去處不許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應有貨物  
照例投稅之後聽從發賣敢有稱係官牙私牙遷徙化外  
官牙全家遷徙兩鄰不首罪同

按律有私充牙行之文罪係杖六十此并官牙而亦禁之乃一時之法令後不行矣

朕出斯令一日大誥一日續編敢有不敬不收者遷居化外永不令歸

按此恐民之不從而特申此厲禁也

余仁三等家下人口遷發化外

按見梟令

公侯世祿佃戶一切雜泛差役敢有不當者全家遷發化外

按律逃避差役杖一百豪民隱蔽差役家長杖一百跟隨之人充軍此公侯世祿佃戶應以豪民論尙與律相符特全家爲重耳

逃囚人口發往化外

按見梟令

諸色匠人不親身赴工者遷發雲南

日日工匠頂替

按此以其誤工也其初工匠近九萬秦達爲工部侍郎改爲輪班一班不滿五千寬政也而工匠人等多有頂替者故重其罪

### 充軍

積年民害官吏有發雲南安置充軍者有發福建兩廣江東直隸充軍者有修砌城垣二三年未完者這等官吏皆是平日酷害於民者

按此諸司職掌所載合編充軍款目之一

糧長妄奏水災發雲南

按此不言充軍

檢踏災傷田糧律初覆檢踏官吏止

憑里長甲首朦朧供報中間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減



分數通同作弊者各杖一百里長甲長同罪若人戶將成熟田地移坵換段冒告災傷者罪止杖一百  
余仁三餘人發化外充軍

按見梟令

人匠沈添二等二百七名中有三名親身赴役餘皆以老羸不堪幼懦難用以代正身致使工不能就點出姦頑將幼丁老者盡發廣西充軍

按此與前諸色匠人不親身赴工爲一條

又按大誥武臣編有充軍數條軍官犯罪明例免徒流充軍茲故不錄

全家抄沒

將自己田地移坵換段詭寄他人及灑派等項全家抄沒按此合編充軍款目之詭寄田糧也此云全家抄沒是

但籍沒其家產而不遷發其人口矣

戴罪還職

進士監生不悛戴罪還職二犯皆斬者一人御史陳宗禮

一次案亂朝政一次膝離一流一斬者四人御史李哲次

舊監生作新監生疏放受鈔五十貫衣二吳江知縣張翥一次受鈔六十貫縹布

件一次變亂成法吳江知縣張翥一次受鈔五十貫一雙一次阻當

人赴京吳江縣丞周從善一次受鈔五十貫御史王

克順一次受鈔八十貫一次受鈔八十貫一次受鈔八十貫御史王

斬蓋為減輕人罪也然第二云一斬一絞者一人刑部主

事龐守文一次受鈔五十貫一絞一斬者一人御史田

斌一次脫放逃囚受一百三十貫一絞一斬者一人御史田

斌縣主簿改除今職一次八十貫一絞一斬者一人御史田

置一斬者一人御史鍾道元一次變亂成法為從減等一安

次入十貫減輕一流一絞者二人戶部主事黃健一次受鈔

陳至善罪名

賈青絲一貫黃克庸一科敘受五十貫一受一百一十一貫該絞而無還職字一

砌城安置一絞者一人御史張翥一受十貫出人命一徒

一絞者二人刑部主事徐誠一領一十七貫五百文禮衫工

部主事李翼一四十五貫一徒一流者四人旌德縣主簿

李伯冲一四十五貫一刑部主事胡寧一禁死無招糧長一

為從高冲同上刑部郎中何鳴一淹禁囚死一變一杖一

減等流者一人安鄉縣丞盛如英一保舉人才不當二犯一百

安置者一人御史萬質一巡按失職一受四一犯斬者二

十二人刑部主事王進林同鄧偉奇俱受五十貫太康縣

張翀杞縣丞楊新俱列落賑濟錢一五刑部主事陳迪接

糧長鵠酒定襄縣丞鄧祐進課結茶陵縣丞張善同程鈔

三百御史程士箴亂成法刑部主事邵思恭同上宿松縣

主簿李登分受官價鈔刑部司務郭選受藥通鈔五十貫

六十五貫

刑部司務郭選受藥通鈔五十貫

城郾城縣主簿市德進官吏過名冊進霑化縣主簿李亨

分受課八十貫丹陽縣主簿歐遷編排糧長地桃源縣主簿劉志

聽受六十貫具啟南城縣丞王璵分受賊銀兵部主事樊

進同武官扶吏部司務竇禮張哲吏俱揭籍點吳縣主簿閻

文阻當者宿儀真縣丞尹福護受三十貫一犯凌遲者

二人益都縣丞謝謙摺接無勘戶部司務謝載關勘合一

犯絞罪者四十四人或解課受鈔徐敏等或水灾受鈔惟

古等十或不公等受鈔楊居或秋糧受鈔石岳等或修船

等事受鈔魯望或造課冊受銀鈔錢異或受鈔故出人罪

陳基等或賣放人匠受鈔魯瞻或城磚事受鈔陳德或伸

訴事傳溫或差往山西盤糧受鈔張煥或因公擅科俞文

或受人鈔鄧繼先等三人蘆安等二人按上三人但

言何或娶妻等事會觀或分受銀放保極刑老吏黃宗或

受鈔脫放民害申瑩一犯死罪者一人兵部主事董薛武選

官受賊一作弊一犯流罪者六十六人陳仲述等五人具本變亂

人將許嫁未過門女作犯人妻抄一犯一百安置者四人

孔李震那移官錢其餘皆受賊一犯一百安置者四人

御史嚴震何魯巡按失職一犯徒罪者四十二人招糧長

又見人下水不救者二人一犯徒罪者四十二人招糧長

人敢奏不實者五人為李達身死者一人其料豆事妄奏不實者一

犯杖罪者十二人內奉化縣丞陳權提人下鄉擾民戴

先戴罪還職後追賊杖一百罪餘皆不應重或違制耳

二犯一徒一斬者一人工部主事辛民先後皆受鈔二犯皆絞

者一人阜平縣丞趙泰先後皆受賊一流一絞者一人兵部員

外郎向寶先受銀五兩又教秦昇後受賊

先戴罪充書吏後杖一百戴罪還職

二犯一徒一死罪者一人漢陽府知府凌輅先受賊後搜

一徒一斬者一人揚州試知府龐清先受賊後欽差旗軍

回奪

先戴罪還職後降充書吏

二犯一流一絞者二人進士張山葉耀先後皆受賊

先戴罪充書吏後降除

嚴州府同知魏安仁先詐冒丁憂徒後故出人罪降除典史

先戴罪改除後追賊

給事中孫壽先受賊改除嘉定縣丞後亦受賊

戴罪降除

蔡元先受賊由給事中降除長洲縣丞後受賊降兩淮鹽倉副使

免罪充軍

免死者二人進士卓閏海永清受賊發金備楊志銘等三人受

發金甘友信受銷發雲南免流者二人靈寶縣丞周月華受銷

又為伊父結交官免杖徒者二人進士王肅等迷失官文書發雲南

吏抄札發楚雄

禁錮書寫

該斬者二人來安縣丞陳玉善科欽民錢來安知縣王智

燒毀實封并買重作輕

追贓

該斬者二人給事中陳迪受解鈔壽陽縣知縣李忠解諫

戴絞罪者一人監生張煥差往山西不言罪名者二人

工部郎中姚復員外郎高起受盜賣

戴罪充書吏

絞罪一人監生高巍受鈔徒罪十一人衛善初等具奏詐

人全惟一等受贓杖罪一人張瑞受鵝

免罪工役及砌城准工

監生丘岳通姦四婦揚州府推官楚惟善受鈔同謀藥監

生朱茂具取房姚道同上秦昭受鈔賈彬同上以

上工役渾源州同知王誌受風秦州判官常慶受鈔將藥

屍陳水縣知縣張復禮受鈔以上免杖流砌城監生王亨

受鈔免杖徒准工

戴罪讀書皆監生

斬罪一人沈養查黃冊將出小流罪三人虞震等受鈔徒

罪五十七人曹恆等受賊王易仁富啟遷葬杖罪三人馮

敬生

戴罪充監生

進士張義任光祿司監

錮腳本部書寫

刑部員外郎劉憲受鈔將四

杖一百安置

御史南榮甫伸訴不問



監生戴徒罪除職

王觀

受鈔

知府

蘇清劉嘉陳順民呂昭

受鈔

同知畢

昱王訥

受鈔

通判

鄧廷秀

受鈔

提舉

呂宗敬穆通受

鈔

推官

張克允袁亨

受鈔

府經歷

爲民

監生趙鐸

具奏不實工役在逃被獲釋放爲民

戴罪聽差

監生張遜

受鈔

該徒

監生劉鳳等二人

受賊

戴罪調除烟瘴地面

新城縣丞武赴

爲抄扎事

答四十別用

監生宋立 酒醉毆馬役士

按二十貫徒四十五貫流入十貫絞此枉法贓分別科罪之差等也此條計贓科罪大抵以枉法論鄧廷秀馬驥二十貫徒罪齊肅黃維清受鈔十五貫綿布一疋徒罪殆當日一疋值鈔五貫已至二十貫徒罪石岳受鈔八百六十八貫贓雖多亦止絞罪也惟戴流罪還職者中有受鈔一百貫並衣物均分入己者一人八十貫者九人一百貫紵絲一匹者二人一百十六貫者一人一百五十貫紵絲一匹者一人戴徒罪還職者中有受鈔七十五貫者一人六十貫者二人五十貫者六人五十貫布衫一領條一條者一人四十貫銀二兩五錢者一人三十貫銀五兩衣服一領者二人五十貫銀二兩五錢衣服等物者一人五十五貫銀四兩者一人六十五

貫銀二兩五錢者一人戴徒罪讀書者中有三十五貫銀二兩五錢者三人五十貫者三人皆與枉法之律不合且同一受鈔五十貫而或流或徒顯相歧異豈案情不同有枉法不枉法之別耶廣昌縣丞宛賢受寬限鈔三十貫按枉法杖八十徒二年又盤纏鈔九十貫按不枉法杖一百徒三年二罪俱發以重論故止科徒罪事犯不同故不用枉法併贓之法也

又按徐誠先受鈔三十七貫五百文瓊衫一領徒罪後受銀十兩計前贓絞罪大約銀一兩作鈔五貫計在八十貫以上故合得絞罪前後兩犯併贓計枉法律却是也孫翥受鈔二十貫銀五兩流罪亦以銀一兩作鈔五貫五兩爲二十五貫合之鈔二十貫得四十五貫適符枉法流罪之數卓聞海永清鈔三十七貫五百文銀七

兩五錢木棉衣一件此銀亦以一作五得銀三十七貫  
五百文合之鈔爲七十五貫木棉衣蓋估賊五兩計已  
至八十貫應絞故曰免死充軍惟辛民丁麟皆鈔二十  
貫銀五兩徒罪其贓數與孫翥同爲水災亦同而或流  
或徒未詳其故王讞鈔三十貫以三兩徒罪數亦不合  
豈當日以銀作鈔其價值時有長落此三案銀一兩祇  
作鈔四貫耶高善楊達袁岳白絹銀五兩徒罪無論銀  
以一作鈔五以一作鈔四皆合徒罪亦可見當日銀貴  
鈔賤之大凡矣洪武八年立鈔法鈔一貫准銀一兩行  
之甫十餘年而其弊已如此何以元代習用鈔明初專  
用錢而民不便迨兼用鈔而貴賤又如是之懸殊此其  
故正未易言 辛民後一次受買炭等鈔五百五十貫  
該斬追贓事非監守盜而言該斬未詳其故此條內言

追賊者甚多乃今日監守盜勒限追賊之權與也 御史張公宣酒醉直行東安門正道戴杖八十罪按律直行午門外御道杖八十東安門似不在內此或洪武時之禁令後不論矣 奉化縣丞陳權爲提人下鄉擾民戴杖一百罪按下鄉擾民應得違誥之誅而此獨從寬典殆擾民各有實事此事輕故罪亦輕歟

按因事受財罪有應得乃或戴罪還職或戴罪讀書或戴罪除官可見明祖之用法非有意從苛特以民俗之積思以峻法繩之迨繩之而民俗之積如故帝亦悟嚴刑之不足以化民故洪武二十三年以楊靖爲刑部尙書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蓋大誥之峻令已不復

用矣

大誥終